

李卓吾批评本

明 吴承恩·著

明 李卓吾·评点

◎ 陈宏 杨波 校点

西游记

下



圣僧努力取经编
西字周流十四年
苦历程途遭患难
多经山水受迍遭
功完八九还加九
行满三千及大千
大觉妙文回上国
至今东土永留传

李卓吾批评本

明 吴承恩·著

明 李卓吾·评点

◎ 陈宏 杨波 校点

西游记

下



圣僧努力取经编
西宇周流十四年
苦历程途遭患难
多经山水受迍遭
功完八九还加九
行满三千及大千
大觉妙文回上国
至今东土永留传



岳麓书社
· 长沙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李卓吾批评本·西游记/(明)吴承恩著;李卓吾评.

—长沙:岳麓书社,2015.9

ISBN 978-7-5538-0366-1

I. ①李... II. ①吴... ②李... III. ①章回小说—中国—明代

IV. ①I242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133041号

LIZHUOWU PIPINGBEN · XIYOUJI

李卓吾批评本·西游记(上、下)

·精品珍藏版·

作者:[明]吴承恩

评点:[清]李卓吾

校点:陈宏杨波

责任编辑:杨云辉

封面设计:三仁品牌设计

岳麓书社出版发行

地址: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47号

直销电话:0731—88804152 88885616

邮编:410006

岳麓书社网址:www.yueluhistory.com

岳麓书社天猫网:http://lzfts.tmall.com

2015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本:787×1092 1/16

印张:52

字数:930千字

印数:1—5000

ISBN 978-7-5538-0366-1/1·1212

定价:75.00元

承印: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印务部联系

电话:0731—88884129



话说齐天大圣空着手败了阵，来坐于金岫山后，扑梭梭两眼滴泪，叫道：“师父啊，指望和你：

佛恩有德有和融，同幼同生意莫穷。同住同修同解脱，同慈同念显灵功。同缘同相心真契，同见同知道转通。岂料如今无主杖，还是已前多此。空拳赤脚怎兴隆！”

大圣凄惨多时，心中暗想道：“那妖精认得我，我记得他在阵上夸奖道：‘真个是闹天宫之类！’这等啊，决不是凡间怪物，定然是天上凶星，想因思凡下界，又不知是那里降下来魔头，且须去上界查勘查勘。”

行者这才是以心问心，自张自主。急翻身，纵起祥云，直至南天门外。忽抬头，见广目天王当面迎着长揖，道：“大圣何往？”行者道：“有事要见玉帝。你在此何干？”广目道：“今日轮该巡视南天门。”说未了，又见那马、赵、温、

关四大元帅作礼，道：“大圣，失迎。请待茶。”行者道：“有事哩。”遂辞了广目并四元帅，径入南天门里，直至凌霄殿外。果又见张道龄、葛仙翁、许旌阳、丘弘济四天师，并南斗六司、北斗七元，都在殿前迎着行者，一齐起手道：“大圣如何到此？”又问：“保唐僧之功完否？”行者道：“早哩早哩！路遥魔广，才有一半之功。见如今阻住在金岫山金岫洞，有一个兕怪，把唐师父拿于洞里。是老孙寻上门，与他交战一场。那厮的神通广大，把老孙的金箍棒抢去了，因此难缚魔王。疑是上界那个凶星思凡下界，又不知是那里降来的魔头，老孙因此来寻玉帝，问他个钳束不严。”许旌阳笑道：“这猴头还是如此放刁！”行者道：“不是放刁。我老孙一生是这口儿紧些，才寻的着个头儿。”张道龄道：“不消多说，只与他传报便了。”行者道：“多谢多谢。”

当时四天师传奏凌霄，引见玉陛。行者朝上唱个大喏，道：“老官儿，累你累你！我老孙保护唐僧往西天取经，一路凶多吉少，也不消说。于今来在金岫山金岫洞，有一兕怪，把唐僧拿在洞里，不知是要蒸，要煮，要晒。是老孙寻上他门，与他交战，那怪却说有些认得老孙，真是神通广大，把老孙的金箍棒抢去，因此难缚妖魔。疑是天上凶星思凡下界，为此老孙特来启奏，伏乞天尊垂慈洞鉴，降旨查勘凶星，发兵收剿妖魔。老孙不胜战栗屏营之至。”却又打个深躬，道：“以闻。”傍有葛仙翁笑道：“猴子是何前倨后恭？”行者道：“不敢不敢。不是甚前倨后恭，老孙于今是没棒弄了。”

彼时玉皇天尊闻奏，即忙降旨可韩司知道：“既如悟空所奏，可随查诸天星斗，各宿神王，有无思凡下界，随即覆试施行以闻。”可韩丈人真君领旨，当时即同大圣去查。先查了四天门门上神王官吏；次查了三微垣中大小群真；又查了雷霆官将陶、张、辛、邓，苟、毕、庞、刘；最后才查三十三天天自在；又查二十八宿：东七宿，角、亢、氏、房、心、尾、箕，西七宿，斗、牛、女、虚、危、室、壁，南七宿，北七宿，宿宿安宁；又查了太阳、太阴、水、火、木、金、土七政，罗睺、计都、炁、孛四馀。满天星斗，并无思凡下界。行者道：“既是如此，我老孙也不消上那凌霄宝殿，打搅玉皇大帝，深为不便。你自回旨去罢。我只在此等你回话便了。”那可韩丈人真君依命。孙行者等候良久，作诗纪兴，曰：

风清云雾乐升平，神静星明显瑞祯。河汉安宁天地泰，五方八极偃戈旌。的是猴诗。然今日山人中极多对手。

那可韩司丈人真君历历查勘，回奏玉帝，道：“满天星宿不少，各方神将皆存，并无思凡下界者。”玉帝闻奏：“着孙悟空挑选几员天将，下界擒魔去也。”

四大天师奉旨意，即出灵霄宝殿，对行者道：“大圣啊，玉帝宽恩，言天宫无神思凡，着你挑选几员天将擒魔去哩。”行者低头暗想，道：“天上将不如老孙者多，胜似老孙者少。这样小觑他，天上无人，地下更当何如？想我闹天宫时，玉帝遣十万天兵，布天罗地网，更不曾有一将敢与我比手。向后来，调了小圣二郎，方是我的对手。如今那怪物手段又强似老孙，却怎么得能勾取胜？”许旌阳道：“此一时，彼一时，大不同也。常言道，‘一物降一物’哩。你好违了旨意？但凭高见，选用天将，勿得迟疑误事。”行者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深感上恩：果是不好违旨，一则老孙又不空走这遭。烦旌阳转奏玉帝，只教托塔天王与哪吒太子——他还有几件降妖兵器——且下界与那怪见一仗，以看如何。果若能擒得他，是老孙之幸；若不能，那时再作区处。”

真个那天师启奏玉帝，玉帝即令李天王父子，率领众部天兵，与行者助力。那天王即奉旨来会行者。行者又对天师道：“蒙玉帝遣差天王，谢之不尽。还有一事，再烦转达：但得两个雷公使用，等天王战斗之时，教雷公在云端里下个雷掇，照顶门上锭死那妖魔，深为良计也。”天师笑道：“好，好，好。”天师又奏，玉帝传旨，教九天府下点邓化、张蕃二雷公，与天王合力缚妖救难。遂与天王、孙大圣径下南天门外。

顷刻而到。行者道：“此山便是金峯山，山中间乃是金峯洞。列位商议，却教那个先去索战？”天王停下云头，扎住天兵在于山南坡下，道：“大圣素知小儿哪吒曾降九十六洞妖魔，善能变化，随身有降妖兵器，须教他先去出阵。”行者道：“既如此，等老孙引太子去来。”

那太子抖搜雄威，与大圣跳在高山，径至洞口。但见那洞门紧闭，崖下无精。行者上前高叫：“泼魔，快开门，还我师父来也！”那洞里把门的小妖看见，急报道：“大王，孙行者领着一个童男，在门前叫战哩！”那魔王道：“这猴子铁棒被我夺了，空手难争，想是请得救兵来也。”叫：“取兵器！”魔王绰枪在手，走到门外观看：那小童男生得相貌清奇，十分精壮。真个是：

玉面娇容如满月，朱唇方口露银牙。眼光掣电睛珠暴，额阔凝霞发髻髻。绣带舞风飞彩焰，锦袍映日放金花。环绦灼灼攀心镜，宝甲辉辉衬战靴。身小声洪多壮丽，三天护教恶哪吒。

魔王笑道：“你是李天王第三个孩儿，名唤做哪吒太子，却如何到我这门前呼喝？”太子道：“因你这泼魔作乱，困害东土圣僧，奉玉帝金旨，特来拿你！”魔王大怒，道：“你想是孙悟空请来的。我就是那圣僧的魔头哩！着眼。量你这小儿曹有何武艺，敢出胡言！不要走，吃我一枪！”

这太子使斩妖剑擎手相迎。他两个搭上手，却才赌斗，那大圣急转山坡，叫：“雷公何在？快早去着妖魔下个雷掇，助太子降伏来也！”邓、张二公即踏云光，正欲下手，只见那太子使出法来，将身一变，变作三头六臂，手持六般兵器，望妖魔砍来。那魔王也变作三头六臂，三柄长枪抵住。这太子又弄出降魔法力，将六般兵器抛将去。是那六般兵器？却是砍妖剑、斩妖刀、缚妖索、降魔杵、绣球、火轮儿。大叫一声“变”，一变十，十变百，百变千，千变万，都是一般兵器，如骤雨冰雹，纷纷密密，望妖魔打将去。那魔王公然不惧，一只手取出那白森森的圈子来，望空抛起，叫声“着”，唵喇的一下，把六般兵器套将下来，慌得那哪吒太子赤手逃生。魔王得胜而回。

邓、张二雷公在空中暗笑道：“早是我先看头势，不曾放了雷掇。假若被他套将去，却怎么回见天尊？”好雷公，如此坐视，难道不怕雷打？二公按落云头，与太子来山南坡下，对李天王道：“妖魔果神通广大！”悟空在傍笑道：“那厮神通也只如此。争奈那个圈子利害，不知是甚么宝贝，丢起来，善套诸物。”哪吒恨道：“这大圣甚不成人！我等折兵败阵，十分烦恼，都只为你，你反喜笑何也！”行者道：“你说烦恼，终不然我老孙不烦恼？我如今没计奈何，哭不得，所以只得笑也。”天王道：“似此怎生结果？”行者道：“凭你等再怎计较，只是圈子套不去的，就可拿住他了。”天王道：“套不去者，惟水火最利。常言道：‘水火无情。’”行者闻言，道：“说得有理。你且稳坐在此，待老孙再上天走走来。”邓、张二公道：“又去做甚的？”行者道：“老孙这去，不消启奏玉帝，只到南天门里，上彤华宫，请荧惑火德星君来此，放火烧那怪物一场，或者连那圈子烧做灰烬，捉住妖魔。一则取兵器还汝等归天，二则可解脱吾师之难。”太子闻言甚喜，道：“不必迟疑，请大圣早去早来，我等只在此拱候。”

行者纵起祥光，又至南天门外。那广目与四将迎道：“大圣如何又来？”行者道：“李天王着太子出师，只一阵，被那魔王把六件兵器都捞去了。我如今要到彤华宫请火德星君助阵哩。”四将不敢久留，让他进去。至彤华宫，只见火部众神即入报道：“孙悟空欲见主公。”那南方三炁火德星君整衣出门，迎进道：“昨日可韩司查点小宫，更无一人思凡。”好点缀。行者道：“已知。但李天王与太子败阵，失了兵器，特来请你救援救援。”星君道：“那哪吒乃三坛海会大神，他出身时，曾降九十六洞妖魔，神通广大。若他不能，小神又怎敢望也？”行者道：“因与李天王计议，天地间至利者，惟水火也。那怪物有一个圈子，善能套人的物件，如今世上亦有一圈子，善能套人物件，人亦知否？不知是甚么宝贝。故此说火能灭诸物，特请星君领火部到下方，纵火烧那妖魔，救我师父一难。”

火德星君闻言，即点本部神兵，同行者到金岫山南坡下，与天王、雷公等相见了。天王道：“孙大圣，你还去叫那厮出来，等我与他对战。待他拿动圈子，我却闪过，教火德帅众烧他。”行者笑道：“正是，我和你去来。”火德共太子、邓、张二公立于高峰之上，与他挑战。

这大圣到了金岫洞口，叫声：“开门，快早还我师父！”那妖又急通报道：“孙悟空又来了！”那魔帅众出洞，见了行者，道：“你这泼猴，又请了甚么兵来耶？”这壁厢转上托塔天王，喝道：“泼魔头，认得我么？”魔王笑道：“李天王，想是要与你令郎报仇，欲讨兵器么？”天王道：“一则报仇要兵器，二来是拿你救唐僧！不要走，吃我一刀！”那怪物侧身躲过，挺长枪随手相迎。他两个在洞前这场好杀。你看那：

天王刀砍，妖怪枪迎。刀砍霜光喷烈火，枪迎锐气迸愁云。一个是金岫山生成的恶怪，一个是凌霄殿差下的天神。那一个因欺禅性施威武，这一个为救师灾展大轮。天王使法飞沙石，魔怪争强播土尘。播土能教天地暗，飞沙善着海江浑。两家努力争功绩，皆为唐僧拜世尊。

那孙大圣见他两个交战，即转身跳上高峰，对火德星君道：“三炁用心者！”你看那个妖魔与天王正斗到好处，却又取出圈子来。天王看见，即拨祥光，败阵而走。这高峰上火德星君忙传号令，教众部火神一齐放火。这一场真个利害，好火。经云：“南方者，火之精也。”虽星星之火，能烧万顷之田。着眼。乃三炁之威，能变百端之火。今有火枪火刀，火弓火箭，各部神祇，所用不一。但见那：

半空中火鸦飞噪，满山头火马奔腾。双双赤鼠，对对火龙。双双赤鼠喷烈焰，万里通红；对对火龙吐浓烟，千方共黑。火车儿推出，火葫芦撒开。火旗摇动一天霞，火棒搅行盈地燎。说甚么宁戚鞭牛，胜强似周郎赤壁。这个是天火非凡真利害，烘烘焮焮火风红。

那妖魔见火来，全无恐惧，将圈子望空抛起，唿喇一声，把这火龙火马、火鸦火鼠、火枪火刀、火弓火箭，一圈子又套将下去。转回本洞，得胜收兵。

这火德星君手执着一杆空旗，招回众将，会合天王等，坐于山南坡下，对行者道：“大圣啊，这个凶魔真是罕见！我今折了火具，怎生是好？”行者笑道：“不消报怨，列位且请宽坐坐，待老孙再去去来。”天王道：“你又往那里去？”行者道：“那怪物既不怕火，断然怕水。常言道：‘水能克火。’等老孙去北天门里，请水德星君施布水势，往他洞里一灌，把魔王淹死，取物件还你们。”天王道：“此计虽妙，但恐连你师父都淹杀也。”行者道：“没事！淹死我师，我自有个法儿教他活来。如今稽迟列位，甚是不当。”火德道：“既如此，且请行，

请行。”

好大圣，又驾筋斗云，径到北天门外。忽抬头，见多闻天王向前施礼，道：“孙大圣何往？”行者道：“有一事要入乌浩宫见水德星君。你在此作甚？”多闻道：“今日轮该巡视。”正说处，又见那庞、刘、苟、毕四大天将进礼邀茶。行者道：“不劳不劳，我事急矣！”遂别却诸神，直至乌浩宫，着水部众神即时通报。众神报道：“齐天大圣孙悟空来了。”水德星君闻言，即将查点四海五湖、八河四渎、三江九派并各处龙王俱遣退，整冠束带，接出宫门，迎进宫内，道：“昨日可韩司查勘小宫，恐有本部之神思凡作怪，正在此点查江海河渎之神，尚未完也。”又一小变，极是。君与火处一例俱可厌矣。行者道：“那魔王不是江河之神，此乃广大之精。先蒙玉帝差李天王父子并两个雷公下界擒拿，被他弄个圈子，将六件神兵套去。老孙无奈，又上彤华宫请火德星君帅火部众神放火，又将火龙、火马等物一圈子套去。我想此物既不怕火，必然怕水，特来告请星君施水势，与我捉那妖精，取兵器归还天将。吾师之难，亦可救也。”

水德闻言，即令黄河水伯神王：“随大圣去助功。”水伯自衣袖中取出一个白玉盂儿，道：“我有此物盛水。”行者道：“看这盂儿，能盛几何？妖魔如何渰得？”水伯道：“不瞒大圣说，我这一盂，乃是黄河之水，半盂就是半河，一盂就是一河。”行者喜道：“只消半盂足矣。”遂辞别水德，与黄河神急离天阙。

那水伯将盂儿望黄河舀了半盂，跟行者至金岷山，向南坡下见了天王、太子、雷公、火德，具言前事。行者道：“不必细讲，且放水伯跟我去。待我叫开他门，不要等他出来，就将水往门里一倒，那怪物一窝子可都渰死。我却去捞师父的尸首，再救活不迟。”那水伯依命，紧随行者，转山坡，径至洞中，叫声：“妖怪开门！”那把门的小妖听得是孙大圣的声音，急又去报道：“孙悟空又来矣！”

那魔闻说，带了宝贝，绰枪就走；响一声，开了石门。这水伯将白玉盂向里一倾。那妖见是水来，撒了长枪，即忙取出圈子，撑住二门。只见那股水骨都都的只往外泛将出来，慌得孙大圣急纵筋斗，与水伯跳在高峰。那天王同众都驾云停于高峰之前观看。那水波涛泛涨，着实狂澜。好水。真个是：

一勺之多，果然不测。盖唯神功运化，利万物而流涨百川。只听得那潺潺声振谷，又见那滔滔势漫天。雄威响若雷奔走，猛涌波如雪卷颠。千丈波高漫路道，万层涛激泛山岩。泠泠如漱玉，滚滚似鸣弦。触石沧沧喷碎玉，回湍渺渺漩窝圆。低低凹凹随流荡，横涧平沟上下连。

行者见了心慌道：“不好啊！水漫四野，渰了民田，未曾灌在他的洞里，怎

奈之何？”唤水伯急忙收水。水伯道：“小神只会放水，却不会收水，常言道，‘泼水难收’。”咦，那座山却也高峻，这场水只奔低流。须臾间，四散而归涧壑。又只见那洞外跳出几个小妖，在外边吆吆喝喝，伸拳捋袖，弄棒拈枪，依旧喜喜欢欢耍子。天王道：“这水原来不曾灌入洞内，枉费一场之功也！”

行者忍不住心中怒发，双手轮拳，闯至妖魔门首，喝道：“那里走，看打！”唬得那几个小妖丢了枪棒，跑入洞里，战兢兢的报道：“大王，打将来了！”魔王挺长枪，迎出门前，道：“这泼猴老大惫懒！你几番家敌不过我，纵水火亦不能近，怎么又踵将来送命？”行者道：“这儿子反说了哩！不知是我送命，是你送命！走过来，吃老外公一拳！”那妖魔笑道：“这猴儿勉强缠帐！我倒使枪，他却使拳。那般一个筋鬃子拳头，只好有个核桃儿大小，怎么称得个锤子起也？罢了罢了，我且把枪放下，与你走一路拳看看！”行者笑道：“说得是，走上来！”

那妖撩衣进步，丢了个架子，举起两个拳来，真似打油的铁锤模样。这大圣展足那身，摆开解数，在那洞门前与那魔王递走拳势。这一场好打。咦！

拽开大四平，踢起双飞脚。韬肋劈胸墩，剌心摘胆着。仙人指路，老子骑鹤。饿虎扑食最伤人，蛟龙戏水能凶恶。魔王使个蟒翻身，大圣却施鹿解角。翘跟淬地龙，扭碗擎天橐。青狮张口来，鲤鱼跌子跃。盖顶撒花，绕腰贯索。迎风贴扇儿，急雨催花落。妖精便使观音掌，行者就对罗汉脚。长拳开阔自然松，怎比短拳多紧削？两个相持数十回，一般本事无强弱。

他两个在那洞门前厮打，只见这高峰头，喜得个李天王厉声喝采，火德星鼓掌夸称。那两个雷公与哪吒太子帅众神跳到跟前，都要来相助；这壁厢群妖摇旗擂鼓，舞剑轮刀一齐护。孙大圣见事不谐，将毫毛拔下一把，望空撒起，叫“变”，即变做三五十个小猴，一拥上前，把那妖缠住，抱腿的抱腿，扯腰的扯腰，抓眼的抓眼，捋毛的捋毛。那怪物慌了，急把圈子拿将出来。大圣与天王等见他弄出圈套，拨转云头，走上高峰逃阵。那妖把圈子往上抛起，唿喇的一声，把那三五十个毫毛变的小猴收为本相，套入洞中。得了胜，领兵闭门，贺喜而去。

这太子道：“孙大圣还是个好汉！这一路拳，走得似锦上添花；使分身法，正是人前显贵。”行者笑道：“列位在此远观，那怪的本事，比老孙如何？”李天王道：“他拳松脚慢，不如大圣的紧疾。他见我们去时，也就着忙；又见你使出分身法来，他就急了，所以大弄个圈套。”行者道：“魔王好治，只是圈子难降。”火德与水伯道：“若还取胜，除非得了他那宝贝，然后可擒。”行者道：“他那宝贝如何可得？只除是偷去来。”邓、张二公笑道：“若要行偷礼，除大圣

再无能者。想当年大闹天宫时，偷御酒，偷蟠桃，偷龙肝凤髓及老君之丹，却是何等手段！今日正该在此处用也。”行者道：“好说就说。既如此，你们且等老孙打听去。”

好大圣，跳下峰头，私至洞口，摇身一变，变做个麻苍蝇儿。真个好秀溜。看他：

翎翅薄如竹膜，身躯小似花心。手足比毛更壮，星星眼窟明明。善自闻香逐气，飞时迅速乘风。称来刚压定盘星，可爱些些有用。

轻轻的飞在门上，爬到门缝边，钻进去。只见那大小群妖，舞的舞，唱的唱，排列两傍；老魔王高坐台上，面前摆着些蛇肉鹿脯、熊掌驼峰、山蔬果品，有一把青磁酒壶，香喷喷的羊酪椰醪，大碗家宽怀畅饮。

行者落于小妖丛里，又变做一个獾头精，慢慢的挨近台边。看勾多时，全不见宝贝放在何方。急抽身转至台后，又见那后厅上高吊着火龙吟啸，火马号嘶。忽抬头，见他的金箍棒靠在东壁，好照管。喜得他心痒难挝，忘记了更容变像，走上前拿了铁棒，现原身丢开解数，一路棒打将出去。慌得那群妖胆战心惊，老魔王措手不及，却被他推倒三个，放倒两个，打开一条血路，径出洞门。这才是：

魔头骄傲无防备，主杖还归与本人。着眼。

毕竟不知凶吉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总批：

谁人跳出这个圈子，谁人不在这个圈子里？可怜，可怜。

悟空大闹金峯洞
如来暗示主人公

话说孙大圣得了金箍棒，打出门前，跳上高峰，对众神满心欢喜。李天王道：“你这场如何？”行者道：“老孙变化进他洞去，那怪物越发唱唱舞舞的，吃得胜酒哩，更不曾打听得他的宝贝在那里。我转他后面，忽听得马叫龙吟，知是火部之物。东壁厢靠着我的金箍棒，是老孙拿在手中，一路打将出来也。”众神道：“你的宝贝得了，我们的宝贝何时到手？”行者道：“不难不难！我有了这根铁棒，不管怎的，也要打倒他，取宝贝还你。”

正讲处，只听得那山坡下锣鼓齐鸣，喊声振地。原来是咒大王帅众精灵来赶行者。行者见了，叫道：“好好好，正合我意！列位请坐，待老孙再去捉他。”好大圣，举铁棒劈面迎来，喝道：“泼魔，那里去，看棍！”那怪使枪支住，骂道：“贼猴头，着实无礼！你怎么白昼劫我物件？”行者道：“我把你这个不知死的业畜！你倒弄圈套白昼抢夺我物！那件儿是你的？不要走，吃老爷一棍！”

那怪物轮枪隔架。这一场好战：

大圣施威猛，妖魔不顺柔。两家齐斗勇，那个肯干休！这一个铁棒如龙尾，那一个长枪似蟒头。这一个棒来解数如风响，那一个枪架雄威似水流。只见那彩雾蒙蒙山岭暗，祥云暖暖树林愁。满空飞鸟皆停翅，四海狼虫尽缩头。那阵上小妖呐喊，这壁厢行者抖搜。一条铁棒无人敌，打遍西方万里游。那杆长枪真对手，永镇金岫称上筹。相遇这场无好散，不见高低誓不休。

那魔王与孙大圣战经三个时辰，不分胜败。早又见天色将晚，妖魔支着长枪，道：“悟空，你住了！天昏地暗，不是个赌斗之时，且各歇息歇息，明朝再与你比迸。”行者骂道：“泼畜休言！老孙的兴头才来，管甚么天晚！是必与你定个输赢！”那怪物喝一声，虚幌一枪，逃了性命。帅群妖收转干戈，入洞中将门紧紧闭了。

这大圣拽棍方回。天神在岸头贺喜，都道：“是有能有力的大齐天，无量无边的真本事！”行者笑道：“承过奖，承过奖！”李天王近前道：“此言实非褒奖，真是一条好汉子！这一阵也不亚当时瞒地网罩天罗也！”好点缀。行者道：“且休题凤话。那妖魔被老孙打了这一场，必然疲倦。我也说不得辛苦，你们都放怀坐坐，等我再进洞去打听他的圈子，务要偷了他的，捉住那怪，寻取兵器，奉还汝等归天。”太子道：“今已天晚，不若安眠一宿，明早去罢。”行者笑道：“这小郎不知世事！那见做贼的好白日里下手？似这等掏摸的，必须夜去夜来，不知不觉，才是买卖哩。”妙。火德与雷公道：“三太子休言。这件事我们不知。大圣是个惯家熟套，须教他趁这时候，一则魔头困倦，二来夜黑无防。就请快去，快去。”

好大圣，笑嘻嘻的将铁棒藏了，跳下高峰，又至洞口。摇身一变，变作一个促织儿。真个：

嘴硬须长皮黑，眼明爪脚丫叉。风清月明叫墙涯，夜静如同人话。泣露凄凉景色，声音断续堪夸。客窗旅思怕闻他，偏在空阶床下。登开大腿，三五跳，跳到门边，自门缝里钻将进去，蹲在那壁根下，迎着里面灯光，仔细观看。只见那大小群妖，一个个狼餐虎咽，正都吃东西哩。行者揲揲锤锤的叫了一遍。少时间，收了家火，又都去安排窝铺，各各安身。

约莫有一更时分，行者才到他后边房里。只听那老魔传令，教：“各门上小的醒睡！恐孙悟空又变甚么，私人家偷盗。”又有些该班坐夜的，淅淅托托，梆铃齐响。这大圣越好行事。钻入房门，见有一架石床，左右列几个抹粉搽胭的山

精树鬼，展铺盖伏侍老魔，脱脚的脱脚，解衣的解衣。只见那魔王宽去衣服，左胳膊上，白森森的套着那个圈子，原来像一个连珠琢头模样。你看他更不取下，转往上抹了两抹，紧紧的勒在胳膊上，方才睡下。

行者见了，将身一变，变作一个黄皮蛇蝎，跳上石床，钻入被里，爬在那怪的胳膊上，着实一口，叮的那怪翻身骂道：“这些少打的奴才！被也不抖，床也不拂，不知甚么东西，咬了我这一下！”他却把圈子又捋上两捋，依然睡下。行者爬上那圈子，又咬一口。那怪睡不得，又翻过身来，道：“刺闹杀我也！”

行者见他关防得紧，宝贝又随身不肯除下，料偷他的不得。跳下床来，还变做促织儿，出了房门，径至后面，又听得龙吟马嘶。原来那层门紧锁，火龙、火马都吊在里面。行者现了原身，走近门前，使个解锁法，念动咒语，用手一抹，扞扭一声，那锁双皇俱就脱略。推开门，闯将进去观看，原来那里面被火器照得明幌幌的，如白日一般。忽见东西两边斜靠着几件兵器，都是太子的砍妖刀等物，并那火德的火弓、火箭等物。行者映火光，周围看了一遍，又见那门背后一张石卓子上有一个篋丝盘儿，放着一把毫毛。

大圣满心欢喜，将毫毛拿起来，呵了两口热气，叫声“变”，即变作三五十个小猴。教他都拿了刀剑、杵索、袈轮及弓箭、枪车、葫芦、火鸦、火鼠、火马，一应套去之物，跨了火龙，纵起火势，从里边往外烧来。只听得烘烘焮焮，朴朴乒乒，好便似咋雷连炮之声。慌得那些大小妖精梦梦查查的，抱着被，朦着头，喊的喊，哭的哭，一个个走头无路，被这火烧死大半。美猴王得胜回来，只好有三更时候。

却说那高峰上李天王众位，忽见火光幌亮，一拥前来。见行者骑着龙，喝喝呼呼，纵着小猴，径上峰头，厉声高叫道：“来收兵器，来收兵器！”火德与哪吒答应一声，这行者将身一抖，那把毫毛复上身来。哪吒太子收了他六件兵器，火德星君着众火部收了火龙等物，都笑吟吟赞贺行者不题。

却说那金兜洞里火焰纷纷，唬得个兕大王魂不附体，急欠身开了房门，双手拿着圈子，东推东火灭，西推西火消，满空中冒烟突火。执着宝贝跑了一遍，四下里烟火俱息。急忙收救群妖，已此烧杀大半，男男女女，收不上百十馀丁。又查看藏兵之内，各件皆无。又去后面看处，见八戒、沙僧与长老还捆住未解，白龙马还在槽上，行李担亦在屋里。妖魔遂恨道：“不知是那个小妖不仔细，失了火，致令如此！”傍有近侍的告道：“大王，这火不干本家之事，多是个偷营劫寨之贼，放了那火部之物，盗了神兵去也。”老魔方然省悟，道：“没有别人，断乎是孙悟空那贼！怪道我临睡时不得安稳，想是那贼猴变化进来，在我这胳膊

叮了两口。一定是要偷我的宝贝，见我抹勒得紧，不能下手，故此盗了兵器，纵着火龙，放此狠毒之心，意欲烧杀我也。贼猴啊，你枉使机关，不知我的本事！我但带了这件宝贝，就是入大海而不能溺，赴火池而不能焚哩！这番若拿住那贼，只把刮了点垛，方趁我心！”

说着话，懊恼多时，不觉的鸡鸣天晓。那高峰上太子得了六件兵器，对行者道：“大圣，天色已明，不须怠慢。我们趁那妖魔挫了锐气，与火部等扶助你再去力战，庶几这次可擒拿也。”行者笑道：“说得有理。我们齐了心，耍子儿去耶！”

一个个抖搜威风，喜弄武艺，径至洞口。行者叫道：“泼魔出来，与老孙打者！”原来那里两扇石门被火气化成灰烬，门里边有几个小妖正然扫地撮灰。好点缀。忽见众圣齐来，慌得丢了扫帚，撇下灰耙，跑入里又报道：“孙悟空领着许多天神，又在门外骂战哩！”那兕怪闻报大惊，挖进迸钢牙咬响，滴溜溜环眼睁圆。挺着长枪，带了宝贝，走出门来，泼口乱骂道：“我把这个偷营放火的贼猴！你有多大手段，敢这等藐视我也！”行者笑脸儿骂道：“泼怪物！你要知我的手段，且上前来，我说与你听：

自小生来手段强，乾坤万里有名扬。当时款悟修仙道，昔日传来不老方。立志拜投方寸地，虔心参见圣人乡。学成变化无量法，宇宙长空任我狂。闲在山前将虎伏，闷来海内把龙降。祖居花果称王位，水帘洞里逞刚强。几番有意图天界，数次无知夺上方。御赐齐天名大圣，敕封又赠美猴王。只因宴设蟠桃会，无简相邀我性刚。暗闯瑶池偷玉液，私行宝阁饮琼浆。龙肝凤髓曾偷吃，百味珍羞我窃尝。千载蟠桃随受用，万年丹药任充肠。天官异物般般取，圣府奇珍件件藏。却是一幅做贼供状。玉帝访我有手段，即发天兵摆战场。九曜恶星遭我贬，五方凶宿被吾伤。普天神将皆无敌，十恶雄师不敢当。威逼玉皇传旨意，灌江小圣把兵扬。相持七十单二变，各弄精神个个强。南海观音来助战，净瓶杨柳也相帮。老君又使金刚套，把我擒拿到上方。绑见玉皇张大帝，曹官拷较罪该当。即差大力开刀斩，刀砍头皮火焰光。百计千方算不死，将吾押赴老君堂。六丁神火炉中炼，炼得浑身硬似钢。七七数完开鼎看，我身跳出又凶张。诸神闭户无遮挡，众圣商量把佛央。其实如来多法力，果然智慧广无量。手中赌赛翻筋斗，将山压我不能强。玉皇才设安天会，西域方称极乐场。压困老孙五百载，一些茶饭不曾尝。当得金蝉长老临凡世，东土差他拜佛乡。欲取真经回上国，大唐帝主度先亡。观音劝我皈依善，秉教迦持不放狂。解脱高山根下

难，如今西去取经章。泼魔休弄獐狐智，还我唐僧拜法王！”

那怪闻言，指着行者道：“你原来是个偷天的大贼！不要走，吃吾一枪！”这大圣使棒来迎。两个正自相持，这壁厢哪吒太子生嗔，火德星君发狠，即将那六件神兵、火部等物，望妖魔上抛来。孙大圣更加雄势。一边又雷公使橛，天王举刀，不分上下，一拥齐来。那魔头巍巍冷笑，袖子中暗暗将宝贝取出，撒手抛起空中，叫声“着”，唿喇的一下，把六件神兵、火部等物、雷公橛、天王刀、行者棒，尽情又都捞去。众神灵依然赤手，孙大圣仍是空拳。妖魔得胜，回身叫：“小的们，搬石砌门，动土修造，从新整理房廊。待齐备了，杀唐僧三众来谢土，大家散福受用。”众小妖领命维持不题。

却说那李天王帅众回上高峰，火德怨哪吒性急，雷公怪天王放刁，惟水伯在傍无语。行者见他们面不断睹，心有萦思，没奈何，怀恨强欢，对众笑道：“列位不须烦恼，自古道，‘胜败兵家之常’。我和他论武艺也只如此，但只是他多了这个圈子，所以为害，把我等兵器又套将去了。你且放心，待老孙再去查查他的脚色来也。”太子道：“你前启奏玉帝，查勘满天世界，更无一点踪迹，如今却又何处去查？”行者道：“我想起，佛法无边，如今且上天去问我佛如来。教他着慧眼观看大地四部洲，看这怪是那方生长，何处乡贯住居，圈子是件甚么宝贝。不管怎的，一定要拿他，与列位出气，还汝等欢喜归天。”众神道：“既有此意，不须久停。快去，快去。”

好行者，说声“去”，就纵筋斗云，早至灵山。落下祥光，四方观看。好去处：

灵峰疏杰，叠嶂清佳，仙岳顶巅摩碧汉。西天瞻巨镇，形势压中华。元气流通天地远，威风飞彻满台花。时间钟磬音长，每听经声明朗。又见那青松之下优婆讲，翠柏之间罗汉行。白鹤有情来鹭岭，青鸾着意住云亭。玄猴对对擎仙果，寿鹿双双献紫英。幽鸟声频如诉语，奇花色绚不知名。回峦盘绕重重顾，古道湾环处处平。正是清虚灵秀地，庄严大觉佛家风。

那行者正当点看山景，忽听得有人叫道：“孙悟空，从那里来，往何处去？”急回头看，原来是比丘尼尊者。大圣作礼，道：“正有一事，欲见如来。”比丘尼道：“你这个顽皮！既然要见如来，怎么不登宝刹，倒在这里看山？”行者道：“初来贵地，故此大胆。”何不把经典偷了罢。比丘尼道：“你快跟我来也。”这行者紧随至雷音寺山门下，又见那八大金刚，雄纠纠的两边挡住。比丘尼道：“悟空，暂候片时，等我与你奏上去来。”行者只得住立门外。那比丘尼至佛前，合掌道：“孙悟空有事，要见如来。”如来传旨令人，金刚才闪路放行。

行者低头礼拜毕，如来问道：“悟空，前闻得观音尊者解脱汝身，皈依佛教，保唐僧来此求经。你怎么独自到此，有何事故？”行者顿首道：“上告我佛：弟子自秉迦持，与唐朝师父西来，行至金岫山金岫洞，遇着一个恶魔头，名唤兕大王，神通广大，把师父与师弟等摄入洞中。弟子向伊求取，没好意，两家比迸，被他将一个白森森的一个圈子，抢了我的铁棒。我恐他是天将思凡，急上界查勘不出。蒙玉帝差遣李天王父子助援，又被他抢了太子的六般兵器。又请火德星君放火烧他，又被他将火具抢去。又请水德星君放水滄他，一毫又滄他不着。弟子费若干精神气力，将那铁棒等物偷出，复去索战，又被他将前物依然套去，无法收降。因此特告我佛，望垂慈与弟子看看，果然是何物出身。我好去拿他家属四邻，擒此魔头，救我师父，合拱虔诚，拜求正果。”

如来听说，将慧眼遥观，早已知识，对行者道：“那怪物我虽知之，但不可与你说。你这猴儿口厂，一传道是我说他，他就不与你斗，定要嚷上灵山，返遗祸于我也。我这里着法力助你擒他去罢。”行者再拜称谢，道：“如来助我甚么法力？”如来即令十八尊罗汉：“开宝库取十八粒金丹砂，与悟空助力。”行者道：“金丹砂却如何？”如来道：“你去洞外叫那妖魔比试，演他出来，却教罗汉放砂，陷住他，使他动不得身，拔不得脚，凭你揪打便了。”行者笑道：“妙妙妙！趁早去来！”

那罗汉不敢迟延，即取金丹砂出门。行者又谢了如来。一路查看，止有十六尊罗汉，行者嚷道：“这是那个去处，却卖放人！”众罗汉道：“那个卖放？”行者道：“原差十八尊，今怎么只得十六尊？”说不了，里边走出降龙、伏虎二尊，上前道：“悟空，怎么就这等放刁？我两个在后听如来分付话的。”行者道：“忒卖法，忒卖法！才自若嚷迟了些儿，你敢就不出来了。”众罗汉笑呵呵驾起祥云。

不多时，到了金岫山界。那李天王见了，帅众相迎，备言前事。罗汉道：“不必叙繁，快去叫他出来。”这大圣捻着拳头，来于洞口，骂道：“腭泼怪物，快出来与你孙外公见个上下！”那小妖又飞跑去报，魔王怒道：“这贼猴，又不知请谁来猖獗也！”小妖道：“更无甚将，止他一人。”魔王道：“那根棒子已被我收来，怎么却又一人到此？敢是又要走拳？”随带了宝贝，绰枪在手，叫小妖搬开石块，跳出门来，骂道：“贼猴，你几番家不得便宜，就该回避，如何又来吆喝？”行者道：“这泼魔不识好歹！若要你外公不来，除非你服了降，陪了礼，送出我师父、师弟，我就饶你！”那怪道：“你那三个和尚已被我洗净了，不久便要宰杀，你还不识起倒！去了罢！”